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六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

持正

與林汝桓書 霍韜

傳聞執事凡僧田盡用公帑贖回給僧果否此事于令甲方伯先生所議不無欠當而執事又復承行過勇故流弊遂至費官銀以庇髠者頗為名教之累耳方伯原

意葢憤寺田盡歸權要又慮僧田既爲權要之利則糧差必重爲平民之殃又曰官府廢寺斥僧本以闢邪崇正豈曰反爲權要而已乎夫抑權要以扶公法可也因抑權要而出官錢贖以給髠僧是衣冠士族反杗子不如也僧有一人而兼腴田數頃者矣有兼管數縣田業而至數十頃如光孝崇報者矣有司不問其游手坐食削小民以自肥乃于士夫之家則屑屑然較其錙銖之入是待吾類不如異端禽獸也是于禽獸反厚視士大

夫反薄也僧田糧差視民田倍重非士大夫之愚者不取此為利以自貽子孫無窮之憂也不然則為家族之窮迫無聊者出不得已之下計耳當路君子曾不為之設身思曰承僧田果利乎害乎與其取此錙銖之利孰與不顧行檢或郡或邑漁獵數年以自肥乎士夫而利僧田可惡也不有奸贓汙墨者乎不尤可惡也乎京官全免差役十年而止爾承僧田而脫十數年之差役曾幾何時或陞外任或休致或物故則亦平人之家耳為

利害曾幾何耶設曰惡其權要奪細民之利也則嚴為禁曰凡官户勿承田可也舉而屬之軍餉善為區畫以弭後弊可也或每都建一社倉歲終出納巡檢守之縣官領之亦可也今既無善處之策乃逼迫皇皇奪既賣之田出官銀贖回以資髠僧者是此舉也始則戾魏公所以斥僧道以扶名教之意中則戾户部所以議處軍餉之意終則結果成就其抑奪士夫以取不畏强豪之譽而已自是而異類益横凌辱士夫誣奏風憲皆不可

禁矣自是惟民田得舍與僧僧田不可斷給民家矣幾何其不驅平民而樂為僧也幾何其不驅禽獸以奪平民之食也幾何其不掩民田而屬之僧籍也盡力以抑士夫僅足以庇僧徒而已吾黨君子其忍不思及此乎且曰寺田自正管甲首以上盡數給僧惟畸零小戶乃充軍餉夫寺觀田土必十數頃非編里長則正管甲首雖三尺童子所能知也今曰畸零乃充軍餉則僧無復有充軍餉者矣棄置僧田以資異類乃曰淫祠田土盡數

查出以充軍餉夫棄僧田數十百頃而不取乃屑屑算夫淫祠之數畝是猶棄岱岳而取塵埃也所較不亦舛矣乎僧田發賣雖曰賤其直適足以資權豪也猶可取銀數千百兩為國家之利今盡數給僧則不惟軍餉無措而銖兩之利亦歸之僧官司無所賴矣況復出官銀買田以給之耶僧田為權要所利猶吾人也今給之僧則舉而與禽獸矣豈曰厚禽獸而薄吾人耶夫權要承田固曰可惡然人豈有十數百年不死者苟死矣則子

孫有求為平民不得者矣其為利為害可指日計也若
舉而歸僧焉遂為異端禽獸千百年無涯之利遺吾道
千百年無涯之害君子何不大吾眼界以長觀久慮之
耶且當路君子若不廢僧寺則僧田之在寺所以豢養
此犬豕髡人者猶夫昔也誰得而計算軍餉誰得而計
算學租誰得而計算價直今廢而奪之人其人田其田
蓋因天地之利而利之也昔失之異端今復之吾人雖
價直多寡固勿屑計可也雖軍餉多寡固勿屑屑計可

也惟能放淫拒詖而奪其資生之源俾之日消日盡斯可矣何必屑屑于計小利之錙銖耶始也計小利以抑權豪終則舉全利以資異類爲國家計者如是耶爲吾道計者如是耶欲樹節槩以取不畏强禦之譽者計固如是其左耶此固令兄方伯憤激之過當而亦執事承行之過勇也生聞惟善人能受盡言生諒執事決能受此言亦決諒令兄方伯能受此言幸轉致此悃情于令兄俾其尚可達當路改議而執事亦宜盡心謀畫爲令

凡改過此大賢以上事非世路煦煦者能知也切勿重于改悔多為異說以自文為異端淵藪貽他年名教不可解說之累也

辭建亭　張居正

承示欲為不穀作三詔亭以彰天眷埀有永意義甚厚但數年以來建坊營作損上儲勞鄉民日夜念之寢食弗寧今幸諸務已就庶幾疲民少得休息乃無端又興此大役是重困鄉人益吾不德也且古之所稱不朽者

三若夫恩寵之隆閥閱之盛乃流俗之所艷非不朽之大業也吾平生學在師心不蘄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即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也況欲侈恩席寵以誇耀流俗乎張文忠近時所稱賢相然其聲施于後世者亦不因三詔亭而後顯也不穀雖不德然其自許似不在文忠之列使後世誠有知我者則所為不朽固自有在豈藉建亭而後傳乎露臺百金之費中人十家之產漢帝猶且惜之況千金百家之產乎當此歲饑民

貧之時計一金可活一人千金當活千人矣何爲舉百家之產千人之命棄之道旁爲官使往來游憩之所乎且盛衰榮瘁理之常也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臺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于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鋪前一接官亭耳烏覩所謂三詔者乎此舉比之建坊表宅尤爲無益已寄書敬遣兒達意府官即檄已行工作已興亦必罷之萬望俯諒

辭趙司馬留參軍務書 陳鶴

日来深辱欵曲廿年一日古道至矣感激何言兹者邉事孔棘足下坐制大兵江南震揺凡有世志者孰不欲結綬從事仰賛勲猷建業于青雲之路況足下惓惓于故舊哉屢承見留託以軍中重務當此良期慶幸無已然蚤夜思之但力有所不能强者三足下之勢有不可為者二而鶴之行有不可止者三也年来幽卧漸便習懶成性今復着衣騎馬趨侍軍門有急便行寒暑皆是此不能强者一也鶴素志獨立籌事寡同今謀士滿前

言各自譽倘若利害係國未免舌戰目奪智愚淆甚為惶恐此不能强者二也向以母妻連變哀痛過情近覺精神昏弱寢食異常起居癯癯遠不逮昔性耽瓦缶木笏不堪軍旅之事此不能强者三也足下天才神算所至竹解功成凱旋已在旦夕縱鶴通籍在軍無所事事功名難定徒增路人之訾此足下之勢一不可為者近苦家計落落若涸魚在車非勺泉可活今足下察視百僚威權玉潔雖周急之仁勢難處置況閉門下賓客

多懷苞苴之私他日壞事辱名累連傳伍此足下之勢二不可為者且足下為院臺索坊書本欲揚譽以重鶴耳今各處從吏上計催迫過于官租簡帖迭傳急如露檄往來道途日復數四使童僕外訝友類内疑半世逃名之人當此實為煩惱故鶴之行有不可止也荆藩遼王多才好事邇來遠書三及鶴感其殷懃許以秋間必至自分草莽安可失言于藩殿故鶴之行有不可止也來使君在荆州一間去音即寄書期遣人至臨江迎候

今若少滯彼又當入覲北上負此逺情後逢何面故鶴之行有不可止也以是數者遂孤足下不世之德刀斧莫逃今將漂蓬荆楚心同雲水跡混漁樵甘饑寒而樂勞役是足下寛仁所賜也昨欲詣門告去又恐雅情相戀衣難遽分故忍心背義潛身上道回睇吳山悵焉淚下所望足下擴謀易制力督司府羣公簡節詞訟專心練兵先行陣竒伏而後膂力急各地鄉兵而緩義勇求賢士放常談信賞罰積財糧取交廣之兵為之爪牙屯

閩浙之卒為之手足抑下人之驕悍舉軍官之才能令倭冦雖退尚當防其後謀土地雖安益須增其備具如此江南之民近或可以復業遠或可以安堵鶴妻子在越亦得賴其存活此勝露恩于幕中多也鶴不勝幸甚

與時元書　符錫

錫再拜白時元契兄執事間者數日缺然不面羈旅懐抱思欲一展布無由何者都城衣冠林立之地僕雖寡昧陋劣僻處委巷亦時枉軒車未嘗絶交于人而何執

事思之切誠以世之泛然往来固不足道或同鄉同志

一時相與親暱如弟兄間亦有之必如僕與執事考德

論文心孚意契自以為金石莫間者則或不可多得耳

是故於漆生之行也執事往示之贈章既而索和再辭

弗允而且貽之咎僕連日苦塵事假宿于西岌不自安

良以此諾未償懼得罪于執事滋深耳比承發軸兼示

漆生欲令借一顧者名第竊謂此非漆生所以處僕者

僕固未嘗識漆生漆生既受業於執事之門則年固未

至也道固未幾也僕固執事友也固長者也漆生未嘗一扣僕僕之作當為執事非為漆生漆生安用使予為哉昔者昌黎韓子嘗代人求薦作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東坡亦嘗代張方平作諫書是詩文代人有何不可今有知已閒命僕曰某欲有作偶爾未暇願假子一日之手僕雖不敏其何說之辭特謂居弟子之列求長者之作既而曰子無官不必得子之名請書一顯者之名則或未之可耳僕雖陋劣寡昧才不逮今人而志則妄

意古人以是落落徃無所合然執事視僕豈深以得喪介于懐者富貴誠儻來物耳茍非其人而欲強予一言一字妄自取與為之容悅甚於衣冠坐於泥塗誠有所未屑者至如蘇韓二子彼固一時豪傑之士求之懇至而所以代為之者或欲振發其貧推揚其學與闗涉利病於天下之故匪徒搖弄文翰今雖不可一二追步推漆生之意實不過欲假此以夸耀其鄉之人人既欲夸耀其鄉之人宜乎亟造達官貴人之門而求之而何有

於僕既為不然則執事抱韓子之技推漆生之愛為之代為何所不可僕固非汲汲於作詩以干譽者而每作一詩亦必冥搜枯索未易卒成日來拙作既未脫稿隨亦忘之原軸謹用還納而復云云不能囊括者誠與執事相知之深執事且將為詞林宗匠計他日亦有以處僕者處執事雖仁度優容無所較計而文字當自珍重不宜因此反取輕時人為識者戮笑況無受爾汝又大雅充義之一端也尚惟亮察無謂僕老而益狂幸甚幸

甚雨晴便期相見書辭不悉錫再白

答錢象先　徐應雷

病懶杜門為常不能一造聆教欵耿耿百花菴僧持手翰至索詩以徐少宰出名令人甚訝何仁兄猶未知我一至此邪代作之事雖韓蘇亦不免載在集中可據況不佞乎然必其人以自已不能之故親自求濟于我則應之若旁人令我作詩而以進士出名則置不佞于何地此雖家中絕糧三日內人死盛暑三日不斂有人致

千金索一詩以徐少宰出名決不可得此弟未冠時襦性如此五年前曽大書署壁甚嚴此一項請索久已絶矣不謂今早重煩一番應答世人憒憒不足論仁兄不應通融至此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六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七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一

忠告

與友人書 王縉

僕自成都接見以來即以情事未申為請幸執事上奉賢王之旨以斯文之故惻然見憫衷情懇欵恩禮有加及來普安之後館穀之豐復假之以推引之重顧僕愚

陋誠何敢當然僕亦切思所以報之者而未得其說伏聞君子愛人以道故有責善之義規戒之言今僕亦欲効古人而陳之第未知執事以為何如也僕竊見執事遠回人情懽洽故多置罇俎以相慰勞而執事天性諒直凡飲必盡其情數日以來宿酲未解又啟新筵薰陶醞藉無復已時致使食氣不勝而所存者不過糟粕麴糵之餘耳況復益之以它感所以成夫前日之疾僕愚以為若不痛加懲戒其害恐不止于此也且聞古製酒

之意殆不若斯書曰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孔子曰唯
酒無量不及亂故為一飲百拜之禮使其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也今之為禮則不然以泛滿痛飲為能事以沉
酣吐哺為忘情否則訕其矯揉矣怒其虛詐矣由是即
席則思以沉醉為度豈知一醉之後精神潰耗邪僻乘
之言不成章行不成步輾轉牀枕呻吟達旦有數日而
不解者有成終身之痼疾者且人稟天地之中以生至
貴至重上為父母之遺體下為妻子之仰賴況有身膺

國家之爵位寄生民之休戚者其可捨仰事俯育之責而快口腹之欲哉或論人享富貴無所用心姑假酒以為樂耳是大不然夫天下之可樂者豈特酒哉司馬君實以園池花竹為樂歐陽永叔以終日在書案為樂范仲淹以後天下之樂為樂其樂雖不同然未嘗及乎酒也若夫劉阮嵇山之徒乃放逸縱蕩之士其耽乎此不足道也僕嘗記元某宗嗜飲其臣有指酒槽而諫者曰此器木之所為被酒所蝕尚致朽腐況人腸胃至柔豈

有不受其害者某宗遂引满痛饮而覆皿终身不复御
未尝不欺其勇于为戒今执事精通古今旁及脉药知
事物之本然识荣卫之相感岂必待于予言然察执事
之意但不欲拂人情故曲顺之耳岂知吾身受患于彼
无干诗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欺伏望执事暂节数日以
试验之若不饮而胜前则请终绝之可也若不饮而犹
然则复饮之尚未晚也子夏有云信而后谏未信则以
为谤己也而韩子谏张仆射击毬书亦以为谏不足听

者辭不足感人心也今僕之言未信于人而辭不足以感人心也明矣苐以見愛之深故復喋喋如此惟加恕納不宣

答唐荊川書 劉繪

京師自得灣中手札無便通記王翰林懋中還乃具動止知居宜與山中躭幽寂避人事庶得澄養神駿也聞居山中雅好弓矢盡悟開闔之巧挽强達疏乍聞不信後言者交至知兄聰靈靜蓄有術氣充力倍加于往昔

鄙意不覺歡踊矣辱多謬愛往往遇士夫過爲推與以是京師見者雖未交識莫不增顧今在渝州見曹子東亦傳論及胡仲望来又蒙寄聲眷懐懇懇不我遐棄萬千感懐莫抒衷悰弟嘗思古人旣不可友古道徒爲懸仰道途詭易聲利相援今之隆友道以引善類而去卑習者得如兄有幾人邪人情好高而惡閒善好勝而憚進修兄負竒雋之才而冲虛并容今之屈巳下人而孳孳力行古道又幾人如之邪以弟之狂當兄之高明必

不為佞迺復聞兄憤他族强悍數逼京邑每當士人喜為雄談有請纓仗鉞之志聞者相傳靡不壯之且欲盡覽西北諸邊形勢牆砦阨塞可為臨事屯兵結壘麾羽伏策横掃强敵計彼以忠義勇捷綸巾若孔明輕緩若元凱持箠虓哮之衆鞭玄漠名王其賀兄封侯之業者固多矣弟竊疑之往古英傑立事皆有定數人生成就必有倫類此須洞窺玄理而不可以勝氣乘之焉今姑借漢初人才為喻昔張良握計無韓信畧地之勛蕭何

餽給無曹參野戰之力絳灌少文陸賈酈武叔孫抱鼓成綿蕞之儀得行其儒學也婁敬脱輓定關中之策獲售其遊談也彼天啟佐命咸以英產絕足專操一藝博樹立前後未聞有能兼者也其後賈誼文學請典屬國以擊匈奴鼂錯對策自獻法令以削七國至揚雄本辭賦乃恥鉛槧以假符命之妄劉向本經生乃記黄冶以結主上之寵四子中持未定移易本業以希景運僨竒功卒至喪名傷敗可悼也已今兄以明經起家早登上

第主上嘉之儒林慕之不可謂之奇遇乎前以奏記不合海内英髦俱仰氣節爚爚矣今宜居深山益肆力舊業他日朝廷時置經局辨議整史籍殘闕其舉鴻典大儀遐稽古制裁定羣論必不能舍兄也即不搆會可以疏往哲之奥言明羣生之性理著書以肇来學而名業焰然繫聖賢之籍為一代鉅儒其仰報君父之恩豈不閎哉若霍去病匈奴未滅之恨馬文淵馬革裹尸之談彼其抱氣業術有自来矣兄試裁酌便示惠音如何

答友人書　薛蕙

辱惠書并示春秋或問三經説數篇讀之累日不勝欽服世之溺于所聞之士如執事之用心者寡矣執事謂孔子六經焚毀于秦漢世無能釐正宋儒傳義尚有牽合附會之説欲黜其偽而補之且譽僕爲當世知名之士使評其是非執事之爲書其獨見自信葢將度越歷代之儒者而今世之寡陋如僕者執事顧就而問焉僕誠惶愧而不敢答也然厚意不可虛辱試誦所聞而執

事擇焉夫六經自秦漢而後其殘缺錯誤多矣蓋非孔氏之舊也而凡古之載籍亦皆逸亡其存者多偽書焉儒者生于數千載之下不獲見聖人之全經復無古之載籍可以為證宜守夫子多聞闕疑之訓學其可知者闕其不可知者如是足矣不然是臆說也傳曰疑事無質況聖經以臆說決之可乎六經之大義自宋儒發明之思過半矣中間不無未當者不害六經之大明也至于諸儒議論同異亦各有所見當並存之以廣異議非

可以一人之見廢之也程子謂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盖謂此耳然區區復有所聞敢爲執事言之夫古之君子學成而後立言其言也爲道之不明也言以明道爲主則其言不得不約故古之爲書極寡後之君子學未成而先立言其言也爲名之不聞也急于知名則文章訓詁皆襲取而爲之言之當否不恤也故後世之書極多雖然以亡當之言而致虚偽之名此可得于愚人爾君子之論謂之何哉今執事之書非爲名

也盖欲明聖人之道也然程子有曰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于內而求于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詳畧采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無益于身君子弗學然則君子求聖人之學盖有在焉非在于文章訓詁之間矣竊又以為聖人之學未易遽言也有志于學者宜以論孟之書取其切己者講明而踐行之若夫六

經之義姑徐徐求之未晚也此不惟初學自治之方使世之儒者果皆從事于此則人人有君子之行雖不治六經而六經之道不遠矣若後其身心而徒以窮經為先雖真得秦火未焚之經親聞夫子筆削之義亦何益之有執事著書立言不過信今而傳後僕之言倘不甚謬執事其取之以告今之同志亦信今之一端也

上楊邃菴先生辭入內閣書 張治道

蓋聞天地賴閉塞以成功聖人倚收藏而顯化故孔子

不強仕于返魯孟軻不再進于去齊何者去就之義明君子之道行也恭聞老先生執事負伊周之才際堯舜之世三朝賴其倚弼四海遵其道化秉鈞持衡覃謀弘慮可謂極矣繼而遭遇權奸遏而不行雖青蠅貝錦之讒不能有加而于進退光明之道終亦未盡既而皇上臨極索羅耆舊而謂鴻才碩輔無踰我執事者夢想于朝物色于野恩休踰天詔旨如春海内以為執事功已成矣道已高矣枕藉丘壑不可以出矣既而惝然就道

輿疾臨戎庚天地閉塞之義違聖人收藏之道雖在門牆之下者不能不疑于出處之間也繼覩謝表未成安攘之言勉效韓范經畧之意又云不大改絃轍無以作新士氣不力任怨怒無以奮起事功乃知進退得孔子時中之道符君子大觀之心伊尹不鄙要湯子文不嫌三仕之意也及觀抵邊以来功業未成而事機掣肘始蔫揚宏逆而不行繼論邊儲遏而少遂大勲未建而口語相侵海内將謂高明見小試不行則大功可卜知後

效難圖則今日可去而執事尚復無閒雖庸劣小子如
治道者亦不能不疑于執事也近聞復降詔命取迴內
閣人皆以爲慶獨治道以爲不然竊觀今日之事勢與
執事之心其可去者有四而不可留者有二四者在所
必難而二者尚未可望敢畧而陳之惟高明擇焉且皇
上以宗藩入統聖德秉治有堯舜望治之心無周召輔
治之臣起執事于江湖之遠而付以全陜之地恩命雖
隆而神交未符數謀雖切而聖心未契矩跡雷同而魚

水可言建議非常而風鴻未信此可去者一也天下之事未嘗不成于相讓而敗于相害道義相讓稷契所以成功功名相害蕭韓所以罹禍今日之事故敢望稷契之相讓于執事焉此可去者二也綱紀大壞不可收拾處常則不盡才猷建異則輒來口語與其衡而持其權功成則衆疾其能事去則獨蒙其詬此可去者三也且執事嘗為冢宰矣嘗為内閣矣不能以此時免讒謗齊人心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而今乃求難獲之效于再進

之餘諺曰百步之矢不穿魯縞而執事之功與名不止于百步之外而天下之事難于魯縞此可去者四也其二則朝廷倚托不可負蒼生屬望不可孤斯二者此臣子之所以負毀而忘軀者也治道以為不然聖人之道期于必行君子之功樂于無損然道不虛行行于無妨功不虛成成于無阻無前四者之害而後可以成茲二者之功此周召所以成名于文武欲成茲二者之功而昧乎四者之害此蕭望之所以殺身於西漢惟執事亮察

之倘遲迴眷顧再進中秘道昧止足行乖難進竊恐臧倉肆間委命晚矣治道以晚進之士而不得入執事之門牆亦嘗側聞執事之懿風矣好謀能聽不棄蒭蕘故敢效孟軻氏説大人之義披情素于堦下惟執事恕其狂愚少加容察則一得之愚不能無少補于執事者

上三宰相書　李默

僕聞士遇而獲信于天子其不遇而幸信于天子謨弼之臣今陛下明聖僕何患不遇顧事有偏繫勢所難投慮

非執事不足聞此昔孔明治蜀務集衆思廣忠益且下教曰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又曰有能忠于國者亮免過矣僕謭昧鄙人豈曰能忠至攄忱效愚所不敢以小嫌自避則奉教于君子矣孟嘗君使楚將受象牀登徒子懷德色而諍之曰吾得寶劍以獻也古之人樂于成人之善如此僕猥辱甄收使奔走咳唾之末豈不以德重岡陵義足淵海然而旅進羣退依阿取容非執事所許也敢緣所蒙念存斯義唯執事聽之比者陛下

降發中之詔修翊戴之功執事首膺異數進秩諸侯可謂曠世儁談矣昔二號不辭兩國之任旦奭不讓齊魯之封其功大也誠在優宜不為過侈然而外內譁然不浹衆懷其說有二小人曰相公汰冗食正典禮義不假于君親而乃自利其爵為君子曰相公畢命之臣無利之心雖然三子並拜而宮掖乖五王並封而武氏橫相公不鑒功名自此去矣夫小人之言懟也君子之言愛也懟者懷固其私愛者要成敗以為說也夫是命也執

事謂盡出上旨哉即不過左右憑藉以階寵耳意其伺上勵精倚毘遒耇難以得志獨計所嚴憚者二三宰輔與臺諫數輩耳乃者適覩兹隙遂託焉以逞以為是足以羈縻之矣觀其叙列吾黨不及三四而此輩已居八九則其情狀先已敗露矣先帝時左右謬寵奸賞動及圭組濫爵一開使八柄遂入二五之手干命之禍幾至土崩雖其肇孽不可比類然究觀今日之勢欲至此無難也昔寧彬輩陷先帝降號淫遊處朝議不從乃大賞

勲舊而下而抜之餌雖諫疏屢臻而依違者衆竟使先

帝不終正位至今切齒所不忍言此執事所睹記也詩

云殷鑒不遠奈何弗愼曩者執事釐復舊政所裁武員

刑餘軍役不下二三萬頃又用諫官言沙汰僧道洶洶

未定京師之人大半此類積怨懷訕已非旦夕頃見執

事膺此懋典遂羣起側目謬生誹議夫一人之身而當

衆怒之衝竊爲執事不取也非者稱號之典執事據禮

執議反復十數雖曲加遷就猶非宫闈之意萬一上春

秋長慼猝有媒孽其事引據祖訓搆貪天之言執事何以自固今陛下仁聖樸誠周防失義然執事一忤之後此輩妄有希兾執事能復忤之乎僕慮正色難矣即有否也其搆忿殆不可測僕念君相未交醲亂方自此耳為執事竊計不若守奉祖訓堅自遜避決去就之圖諸所㒓恩亦宜正言裁罷庶幾人人知吾謀國之心雖至其身奕世之業猶將棄之上足以結主心下以謝市里之謗而中以破憸壬之奸使之屏氣攝息不敢恣肆然

後天下之事可為也邇來執事累疏抗陳冲心光大然
時未獲命物議未孚以為姑徐徐取之云爾且有病執
事包羞之語者誠執事所宜急圖萬一持久間有絓誤
妄少指斥虧損大矣夫皎皎易汚嶢嶢難全可不畏歟
今執事勲藏盟府福澤在黔黎子孫自宜世食其報永
永無替奈何獲此而後為貽謀耶昔仲連說趙却秦軍
平原持千金為壽連曰即有取者是市井之事連不忍
為也後世稱播仲連之義且執事勲勞孰與魯連茅土

之錫孰與千金然執事猶且蔑之令聞廣譽豈有極也僕日夜詭量敢以介推之事妄意規切獨時念國事至此憂防甚重輒忘狂悖畧其讚述謬稱縷縷之愚所恃執事休容無以下體黙皇恐再拜

戒弟書 侯一元

夫係蹄不解猛虎決蹯危疢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蜇於口也愛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誨别於恐心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

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踏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苦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巳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妹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廁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苾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故苦藥所以

已病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為流涕長嘆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揚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酖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奈何以不貲之軀天地所畀

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
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廼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
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哉屈原之忠為詞賦祖賈誼升
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
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為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
文何嘗不妙絶天壤但不可以文目之耳假令天壤間
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
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

何異奕秋九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肩之牆不顧託足常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於無言而或發於不得已則纚纚洋洋為寒餒帛粟疢瘵鍼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宣寫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殫極侈靡淫泆如相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況其行乎而閒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卭

令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竒貨可居故謬為恭敬以相如㛰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為富人馴致以貲為郎顯于漢庭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效其貲財重幣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為也若為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薦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為身謀令杭州諸公慕之名實兩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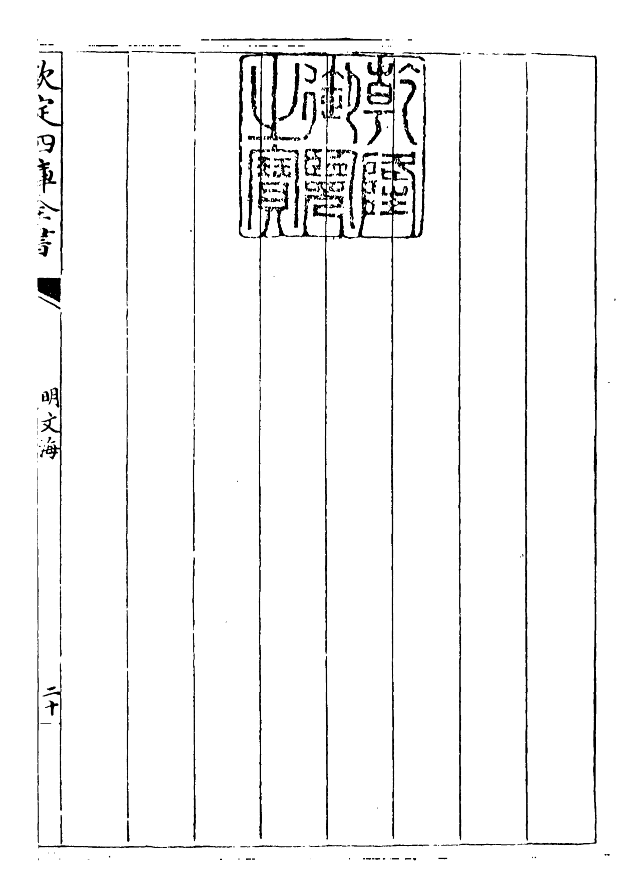
言智矣位尊家温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覩之膏火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竭者後亡亦理也惑者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恃什一之利士大夫仰俸禄之賜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為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所為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抒思竭精者寧為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

美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深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女之坊解絶廉節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泣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人復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唼之而聰明之士顧甘心焉何也盖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眯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

士無知愚小大銖錙而積之胠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兎以効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奴畜犬豢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

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廼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爲厠中蛆後世士羞言之況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蜉蝣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事既其意指不類斯人又西施之顰不可慕效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鄒忌不信賔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

利盡雌黄隨變吾觀今世柬書利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也此其交游歸趣大體可覩矣不待交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於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可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静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機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硎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窮宛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


乾隆御覽之寶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八至九十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八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二

忠告

與蔡白石　唐順之

往年辱凡知愛謂可與共進于文藝之門今忽忽齒髪漸衰兀然成一禿翁向來伎倆剥落且盡雖誦人詩句亦如羅刹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説況能自

有所著以自見于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之無意于
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于文藝之門
耶豈知僕之衰颯剥落一至此哉雖然以兄愛我之意
其知我之衰颯剥落一至此也豈不為僕惜之以僕愛
兄之意亦竊謂兄之聰明絶世之資而消磨剥裂于風雲
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為聖人而
冀為其後此其輕重豈特隋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
也曩與兄相聚時兄年最少而僕亦壯年今壯者衰則

少者亦壯矣由壯入衰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僕既自蹈之矣自惜之矣倘兄以為宇宙内事與吾分内事盡于風雲月露草木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不深思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兄茍不以僕言為戇繼此尚有所請不然且閉口耳辱愛多談亮之

答王遵巖　唐順之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為念真意懇惻令人讀之堪為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吾病

過重者葢有兩説一則以水腎為患痰火時作不得不閉户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槁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葢近于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説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葢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竭力而從事者既于真性不切及所聞于經書師友與意見之窺測而自以為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

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摋于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
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
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
以為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為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
後非胸中不掛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
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
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
而聞道者絶嘆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也

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于閒事有不暇者矣如愚則于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于萬一也是以痛為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于應接欲簡于應接不得不託于病不可支以謝客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不敢露于人以兄

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嘵嘵之口也安友為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為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從業者不嚌其胾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絶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未工赧然盡欲焚燒而後快緣頗為人抄録無可奈何蓋以吾今日文字伎倆須并却三四年精力專

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于古人閫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為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于兄僕既而聞之愧汗駭愕葢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為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為無廉耻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于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命説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

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漢唐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

畨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塋草于鄧林棼棼之間哉至于求序于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于人為之媒哉以為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為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扎游之文統既使兄為私于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為僕作序則亦

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隳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為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于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為兄作序今且不欲綴羔袖于狐裘也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與黔國公　熊過

開府大將軍黔國公幕下過伏讀故記國家興事之臣胙茅土立世家者盖數十而列上公首元侯者稱最封

異姓王配廟庭者又最若佩將軍印出總大兵則今之法非勛臣才能者即不得與無有捐數千里地使之世守者盖天下獨稱明公曰世家忠孝故得兼有之其視諸公最盛矣此宜如何報稱哉竊効一得於幕下之賢願加察焉始過入烏撒見其馬牛被山谷腹幹肥實驕嘶相嗅乃或相齒踶以適甚足觀也私嘆烏撒奥區也而又富顧視闤門之士多藍縷衣其行夫皁櫪之役腰囊磊磊如積塊問之皆糗餌也其法粉雜穀為塵十分

升之五而得一具馬曰或得三具是則徑足無外慕私心固怪異及察其長卒亦多蓬門不贍饘粥以為其人嗇于財蓋土風也乃試問其人孰主典是牛馬者若柰何不以給用皆對曰非我之有也豈惟非我有我將以為病斯牛馬者蓋黔公所寄養令之烏撒蓋黔公之外府也故令之軍民田烏蠻盡以為牧場而無忌詰其暴則曰我黔公之圉人也不敢誰何之人有匹馬死者且又責于我我因是以大貧曰十數年前有此乎曰無有

即有之亦馬牛之風耳非若今敢縱也曰馬牛幾何曰畜馬二十八羣羣者以百數少亦八十矣牛吾不知也其種馬及駒吾不暇知也其牧于吾地若此其他所畜牧吾亦不暇知也今軍人若浮不過數年將轉徙盡矣困默然不敢復問覆按舊文則彼之狙詐嫁怨可駭也昔者西平方為督府僉事則錫吳江田十二頃八十畝為督府同知則錫銅陵田四十二頃四十畝故諸司職掌凡公侯祿米皆為浙西蘇松等府官田內撥賜耳他

所不得占撮土也常聞傳賴公請懷遠官地高皇帝引公儀休事責之如謂西平之賢而下同頫公高皇帝之明而偏于西平豈有是哉今奈何以烏蠻上誣高皇帝下謗西平也蠻性本桀驁藉馬為戰且馬盛則虎之翼也豈惟颺去又將噬人矣故茶鹽布易馬之制曰烏撒歲易馬一千五百疋此高皇帝之神武西平之經畫而銷萌之至權也今聞歲入貴州銀四百四十兩耳乃免易馬則烏蠻之馬安得不繁其繁未有以銷之也乃反

借靈于明公託外府之説内有以疑倡其民外以詐其鄰而雪之久假不歸勢益富厚而鄰益薄亦安得不起而圖人乎以過所聞公家蓋積有舊恩在南土使實享大利而民有陰怨則公家先王亦必不為凡等所謂豈養馬者或自昔權時之謀而蠻之畏威懷德尚可驅使令蠻之狡猾弟藉公為名耳所入于公者本細微不足道而其自殖之謀與其嫁怨之説則深可慮矣夫蠻之不可信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始定歲入糧二萬石今倉

廩空虛損原額四之三使在官者乏代耕之禄嗷嗷然執左契以責既廩之負租本一千五百領今課録其入曽不得拔一毛焉此于朝廷且乏供而况公家乎是公家結實怨而大利乃在烏蠻也且烏蠻者滇之要也兵家所必爭也高皇帝下滇之始也自永寧先遣胡海佯曰向烏撒别遣傅友德由曲靖率勁卒日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其後烏撒蠻叛高皇諭公家先王等曰雲南之師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即今勢在必守東川芒部烏

蒙未可守也今之守者獨數羸卒耳而常產皆為牧地其勢有不亡去者乎又公之家牧地故在陸凉耳烏撒本在四川應當比較馬匹之地凡不及烏撒而雲南反得寄養蓋非立法意矣害髙皇之成敗先王之功歛家室之怨張頑兇之勢就是四者此明改絃之時也且公之家非必藉是數馬馬為富盛也今將號于烏撒之軍曰總府原寄養馬匹在烏撒者本府已停解送如假稱總府名色强于官民屯種田地牧畜踐踏者罪之蠻雖

詭疾其于明公累世之威徳未有不震疊者矣誠使人得耕收則其妻孥之飽嬉皆明公卧而乳哺之也竊牧地狹則畜産不得蕃因可漸弱其力内地之人益得日贍西路之孤懸有如閉門而遊于除必無他可虞矣行一事而衆善備者盖此類也明公忠孝報國比隆先世使他時執筆之史揚休光焉紀之世家過所奏記為有小補古人語曰寸有所長此區區所效于門下也願明公擇之勿為議論之臣所歸過狂瀆恐懼死罪頓首

答陳約之　田汝成

伻來辱金玉之音慰薦勤懇幸甚幸甚頃聞玉體負瘵大類長卿而游藝之功猶不暫輟甚非所以因天人之際保壽命之元也夫陰陽合體氣魄控搏多記則損魄多誦則損氣氣魄既傷精神靡潰六沴抵巇内外交戕攝錬之家此為深忌是以子雲發瘖于嘔心典副勞形于縞髮長吉勯而駭嫗孝先懶而腹便憂樂既已殊科修短又復異享取舍之分不待諟者而能裁也陳君

青年博雅吾黨所希尺牘片言已足名世又何必馳騁藝囿彈壓前修晝夜拮据寢食都廢虧冲粹之性積膏肓之疢乎且古今才人垂聲琬琰者類有天助不可强也譬之沙丘之驥若耶之姫要之形不别于驪黄態不離于粉黛耳聞者且以為麟角鳳味絶世奇珍安知皁櫪無滅沒之乘而茅茨絶窈窕之姿乎幸而當其時則足以華上宮而充内殿不幸而風塵奄忽亦且驂欵段而伉隼𥻦爾語曰無為名謀視運否休無與利角視命

厚薄此二言者僕已驗之審矣不識陳君以為何如也更惟怡神恬寞以迎太和禁絕唔咿以葆真烝涉岐黃之寶訣躡佺期之高蹤上貽慈母之歡心下慰細君之結念不亦美乎昔柳子厚欲已李睦州服氣之術更僕千言猶恐不寤竊以陳君勤學之癖不過睦州而故人愛念之私實同柳子似不必盛氣繁詞以瀆聰聽也試采納而留心焉幸甚幸甚夜郎淫滯以日為年頃以入覲脫歸遡游東下若鳥越樊簽鹿鋌原野桑下三宿之

戀斬然絶矣行次長沙覬接丰采而軒車蚤發企望悵然萍梗支離未卜合并之所爾

答羅一峯 章懋

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朱吕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盖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令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况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于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可行者矣

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强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强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于當代之法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若孟子所

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旣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為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于手自殺之乎又況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不其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自甘乞不

使王彦方知彦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盗使之道不拾遺是不猶愈于殺乎陽城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明德當不下于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于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强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盗耶雖曰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

思而審處之如使令之吉豊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
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八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九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三

忠告

上張太岳 彭輅

丁未榜出三宰相而天吏靳於李殷兩公獨畀閣下以天下之重意可知也既而受玉几遺命輔艾冲聖主巍然冠列孤卿之上無論天下之所注仰不啻即同榜後

塵若僕亦幸太平丘壑置此衰殘誠不願如昔者諸君之以三年喪望閣下使一日離君去其位者惟是三年之喪為天下之所共有而獨五君言之主上以社稷計而怒拒之大臣臺省不惜異同而保留之於是閣下幡然以安社稷利生民為已任不三年服之苫次而服之官邸以權宜之術酌經常之制賢者作為固不可測但一時主臣上下若共去三年之禮而獨歸之五君然者則閣下於此計必有大旋轉大張弛足以厭服五君之

心而與之持衡並重不使獨擅其名于天下至今未見

也閣下誠有意乎則所稱旋轉而張弛者無過自五君

始當彼譁然上章稱引古禮過為高論非必出于邀名

特泥于綱常二字若先朝羅倫之望李文達耳然文達

之待羅倫僅以提舉處之天下以是不深咎李公乃昨

歲諸君杖之幾斃而削籍猶然丘里若諸遠戍則北去

窮邊南投瘴海蠻貊羅鬼之使與居處之固為過當不

知此即唐宋遷人藉以振聲名而到今者是閣下名處

已以威權而實與人以地分也頃已改歲踰時曷若召之田間釋其殳戟或處之閒散或授之雜職若解縉之吏目河州陽明之丞貴竹稍稍引還所謂恩以絕日為厚而休休有容閣下度越千古矣更當知罰不嚴則名不震過不容則賢不顯故推轂光弼者汾陽之度量也引援希文者夷簡之智計也正議不同而人並稱之儻諸君者一旦不幸蒙冒瘴癘不勝苦寒而捐骨遐裔則國史野記誠不恐以衡保之賢而有殺士之累也僕素

以戇名敢藉鳫行故誼一致忠告不敢效望塵掃門之客日貢甘諛營趨晝日之市所欲者在其中也

與周以言　皇甫涍

涍載拜致書以言周君足下僕不佞才有定源識無圓照外傳甫就從事翰墨沉酣經史俯仰自繩古之英豪博達僅有所得萬分一耳未足云巧也況乎人情世變曾未營營于念慮間能與拙者異談哉是以擯削日尋塊處無友獨于以言表裏相契若僕固無所取意者以

言之多情乎僕誠何人敢負知已竊自惟度錢財不足以恤君之急聲稱不足以發君之光輒欲披情素吐憤懣長鳴于前以言誠為僕聽之憐其意察其説辭未畢而投屨激昂是僕仰酬知己之日也夫天以寛洪與人而以畜薄與僕僕之自明必非王公人也安居鼎食必其異乎僕者也或不免一策名于朝亦未可謂必然耳僕之畜薄于彼者固有所居而僕亦非昧昧不自摩揣悠悠久于妄庸者操弄筆硯旁羅搜剔苦心焦吻至忘

寢食者十有餘年于兹以言視僕以為有所得乎其視古之英豪博達有與之相匹者乎使僕之未有得也古之英豪博達猶甚去之遠也而况齒髮漸改人事迫身雖有成就未極所懷每一思之神魂震蕩譬如委轡之臨深淵也好學如僕苦心如僕衆皆以為然而且未免過慮百思疚心未如僕者又將若之何哉今以言有聰明之資有浩曠之才僕嘗伏覩其三問原孝雜文友人書虎阜維揚遊京師諸篇琅琅可誦度其橫騖策其雄

力纔當展其驥足耳其用心深處又見于內經解鈎致玄旨獨見超朗不蹈前人父子積習神明若扶而落魄不羇時復委散篇翰寥落收郵莫顧惜此奇寶棄諸泥塵鏌鋣補履良工痛之以言之齒長矣忽爾浮沉筋力異昔雖欲驅策末路無從僕知以言後世不知萬年長恨誰任其悔乎後世不知猶有可說茍有知者重以言之才考以言之友僕不能移易其心成就其德匪人之誚亦將不免以言聞此能無惻然夫駑鈍者不前索居

者寡聞天之與我者弗可遠時之處我者弗可挽以言既委于畜薄之天而處其時矣有其才矣又有僕以為之友矣留滯偃仰自同時人以言罪過可勝解哉伏願専心極慮兔卒所業以僕書之至日為始刻厲遠期負之勿以加其好尚妻子勿以累其胸襟要其所之僕且瞠乎後矣是使以言不獲罪過彰垂無窮僕非匪人異代贍仰盡此一言而已年序遷流握筆慷慨以言裁覽動色幸甚涍再拜

與黄泰泉　王漸逵

不會將兩月餘欲常常一會冀有所講明彼此求益但邇來見吾丈應接太狹非復如昔時京都西甌初向之時常在越山講堂相過欵聚得以從容盡領教愛為慰也今之廣城士庶不知者則曰泰泉官髙望重勢則致然然而我知其非也其稍知者則曰泰泉自負問學勢然然而我知其非也盖吾丈賦稟翕歛泊無所好則致于事物之來若不干涉雖然此固美質也然而偏矣君

子之學也求以變化氣質而已矣是故柔者養之于剛

暴者養之于和翕者養之于豁隘者養之于弘駁者養

之于純輕者養之于重蕩者養之于約盈者養之于歉

使囿于氣禀者渾然融化如此乃謂之涵養謂之學問

謂之聖賢真切之訣舍氣質而言學所學何事乎故程

子曰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蓋爲有所局者而言也

吾聞管幼安几坐一榻二十年當膝處皆穿可謂遵矩

矣然避地遼東興禮樂設俎豆與衆行之而從之者數

百家未嘗不開豁也邵堯夫三十年冬不爐夏不扇可謂簡靜矣然而與司馬二程相講論於洛者三四年故有花下小車之句未嘗不開豁也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可謂敦重矣乃其接物渾是一團和氣故有傍花隨柳之詠未嘗不開豁也朱子自守剛方動拘禮法可謂嚴厲矣然遊玩山水白鹿南嶽多有紀述未嘗不開豁也白沙之不見當道重于取予可謂狷介矣然豪吟於黃雲紫水之間寄興于五臺江門之下未嘗不開豁

也是五君子者其植立可謂盛矣求其致此得吾心之樂而已矣得吾心之樂則欛柄在手而天地宇宙皆在吾度内夫何窮通得喪富貴貧賤多寡有無之足論此心之樂乃千聖相傳之秘訣也是故尋孔顔樂處尋此者也有天下而不與與此者也吾丈近日篤志于心身之學而于此猶有礙焉何也求身心之學而于此猶有礙焉則氣質未能純變而此心之樂終未能執其柄而超然于天地宇宙之外則官高負學之議吾固不能解于

士庶之言矣恃在平時過愛故敢于規諷自附于交道之末惟吾丈其圖之

上陸五臺　沈懋學

不佞兒時即聞明公山斗高名先大夫且辱莫逆交竊自附通家子矣顧曩困經生樊籠俛首幸玆通籍明公且為晝錦游無從摳謁顧左識荆傾仰丰標大逾饑惄頃者聖明眷注晉陟崇階謂趨順風望光霽有期矣乃不佞病甚䟽乞青山五湖返棹即道逄仙舟北上莫能

强起向牙檣再拜通慇懃也黯矣消魂可勝延結江陵相公遭逢才識千載一時宗社賴之真不可舍朝廷休居終制至奔喪僅逹數月固人子迫切深衷自不容已者豪傑非常書生譚之變色且眷留既切相公既不忍辭而臺省交章幾于上言德政故二三子生死爭焉見雖蔽影心實持衡虛己優容益徵推量昔者吕尚鷹揚而夷齊叩馬君子兩是之今日之事猶是也何過罪乎二三子即二三子罪謫自甘如天下人心何相公故豪

傑而衆人不皆豪傑也詎能置百喙辨哉君子亦貴乎握機運化默安人心爾矣邇者懇祈請歸視葬預定浮言潛培國體雖惜其稍失先後着而較之不行固不啻什百千萬矣人傳明公貽書諤諤稱大臣風節即相公至情定算擬有此行而明公之功自不可掩然不佞尤謂從兹以往為相公計安社稷猶尚多勞尊慮耳夫詢謀貴博受善貴虚義取相成道蓋偏黨故日月互藏其宅舟車各效其長鹽梅異味而和羮水火殊性而濟用

功弘並育妙在同歸若伐異而黨同是升沉同景水陸
淆途爨夫執一物以烹飪庖人挾一味以調鼎而參苓
薑桂不得同劑相佐使也必同已者而後與則協贊之
庭無吁咈和氣之侶無虎爭麗澤之交無規切犯顔强
諫不為忠直諒多聞不為益而朱雲魏徵唐介韓琦之
儔不立于英誼之朝也豈獨才賢以取阿附斥哉又將
有假豪傑非常之説以伺其意而售其奸者而讒諂面
諛之人至矣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言用人也士

君子操修盡由此道而相臣任天下重尤在所先上古諸名公所以顯鴻業垂休光並可考鏡而三代而下軌轍非殊是故戶牖奇計智矣而交驩之策啟之陸賈曲江直道賢矣而軟美之諷取之長源姚之敏宋之毅才矣而知古今典厥政資之高仲舒齊澣至懿侯擇術于蓋公懷英儲藥于行沖新豐受名于子壽自昔相臣未嘗任已也如必同而後與則一已足矣何以人為昭代不設丞相而入閣辦事職在論思漸至擬旨進呈受命

稱政府蓋權無所統勢必歸之入贊萬機出揆百職儻非翕受何以兼知仁宣以還居政府者若干人類皆以用人而裕用已而敗若嚴嵩之自用皆相公所目擊其敗者況才如相公識如相公老成諳練如相公寧獨不辨于此哉昔者徐相公弘度過信人言而持問諸君漫不相體參之私薦禨之曲説相公旁觀起厭預有所懲且主少國疑執持當定多言亂聽恐滋紛更以懲奬之心際鎮靜之時操凝成之柄而已之才識足辦經綸人

之謀猷或迷肯綮是以不惑人而信己也詎知懲心每易至于過而用人在我道貴趨時尤未可執而不化今四方寧謐事有成規較之定鼎之初稍有不同似宜博訪深思相資為用曰私薦曰曲說吾置之不聽已矣何遽至併廢人謀也信己則聰明不克周知尚同則小人得以投其所好相公固未必迺爾而風聲氣象漸有可憂不可不為相公預計也且天下之事機決于意俗成于風意運而形從風行而化達今使天下聞風者皆曰

相公不用人言而人更得以窺其意之所向此豈可以令之當世哉夫大臣以天下為一身原無異同原無恩怨頃者二三子之疏多常人語固未足與探相公心議天下事而意之端風之自相公獨不能超然遠覽穆然深思而遽以異己懷忿心僕竊為相公不取也杖謫言官處之誠為過重而片言不捄人或心非在相公固將謂二三子以我要名肺肝未淨不知二三子由此立名渺乎小矣而相公倘一優容便同覆載明珠照夜螢火

無光太陽東昇繁星自失譬之波横江海蕩乎無聲而大浸稽天洪濤浴日固無競于溪澗之急流也彼急流者順之則潺潺耳湲湲耳扼之則震蕩相公不忘二三子反以堅書生之説資孺子之名是所謂擇細流而扼其急奔之勢也何取于善策哉相公才如此識如此遭逢如此顧附青雲樹勛業者誠惓惓不能舍而相公亦自謂能留心天下士嘗手記而心存之獨無敢言于左右者即欲有建明而英風獨智位絶百僚踈且早者言未

易達達之亦未易詳不佞辱年家子意最渥知最深思效一得之愚數矣而近名是懼出位是慚又竊見疏中語一則曰狂童二則曰奸黨三則曰憸邪若終未忘二三子也者不言則慮在國家欲言則恐招尤悔而彷徨過計抑欝深愁竟成心病偃卧百日餘遂乞骸骨此意故未伸也第念明公德望才名素為相公推重非明公不能詳言亦非明公不致深信故敢吐膽下執事夏五相公當奉命還朝計得與明公參密議伏惟擇可言之

會收罕譬之功釋諸子以安人心集衆思以廣忠益使相公爲全人建全業聖世屈全策得全昌國家臻全盛享全福天下幸甚萬世幸甚病中謹陳崖畧未罄鄙衷伏惟崇照

明文海卷一百八十九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四

忠告

上唐荆川尊師 萬士和

人之相與可以盡言無隱者莫若師弟之間然先生每若某之難悟而某亦不敢輕進一言何也某之難悟則以性鈍而心散包藏怠緩之意多而磨勵

真切之志少是以每到病痛便學難醫此某之不能承受處也若某之不敢進言者則有二說先生每事皆求定見其見一定信之甚堅而持之甚固即有學識與先生等者必不能回其既定之見而況萬分不逮者欲置喙于其閒豈非跨海涉河而使蚉負山乎先生聰明蓋過一世凡有言于左右者不待其辭之畢而已洞見其所言之情皆不出其料度之内是以視之也甚易而動之也甚難夫

信之堅而持之固則人必不樂告以善雖無拒人之心而不免有拒人之勢視之易而動之難則于庸言近論無一愜意而取快于非庸言非近論之間由是好為新奇以上下其游辭托為異術以文飾其膚淺者時時中其巧而使得售其奸此二說者某竊妄意其如此不知其然耶否耶倘先生不以為然則和雖淺近無知得以盡言而無隱可乎先生身所擔當直欲為宇宙間創開一路續從來相傳法眼心源以鍛鍊而通融天機以無

欲而昭著豈某之所可窺測某之所欲言者非敢議之于精微之際而直求之于形跡之粗耳所謂求之于形跡之粗者亦有二說好尚之少偏應接之過當也先生于同氣相求處甚為懇切故欲其意思之懇懃而嫌其形跡之疎濶是以窺伺者常滿望而忠信者常見疑某雖癡騃然常謂先生之意可以探而取也其人之未見也而謬為恭敬則不問其可否而皆得以親厚其既見也察其指意而虛為好語則不問其言之真偽而皆許

其由衷徐而察之而非親厚也非由衷也乃推而遠之
然而向之容而受之者吾心已爲之作喜矣其待忠信
之士一事之過差或由于詿誤而槩其中心一跡之或
疎本出于無心而疑其叛去徐而察之而非中心也非
叛去也又容而受之然而向之推而遠之者吾心已爲
之作怒矣其作喜也不但行于矯飾不正之徒而或及
于智慧有餘之士其作怒也雖不施于光明磊落之輩
而時及于中才以下之人是以人之交于先生者若賢

若不肖當其容而受之也其熱如火及其推而逺之也其冷如氷故某常疑先生之用人未必皆心腹之賢而賢者之用于先生也亦不能無不盡之嘆此豈非由于好尚之少偏有以致之歟君子之行藏視世之用舍而其憂世之心則不以用舍有異但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可以有憂世之心而不可以露臧否之跡徒露其跡而無救于亂則東漢李杜諸人所為也某見先生凡接士夫絶口不論人長短可謂無臧否之跡矣但叩門求

見者均之以是心至者也而先生乃或見或不見至于一日之内而有見有不見在先生固自有意非以見者必賢于不見者也而人之欲一識之而不可得者遂以為列於不肖之目雖面斥而衆辱之無以踰其怨也怨不怨於先生何足損益但于處世之道或者任情而不任理終覺未安耳見惡人以避咎與夫黙足以容君子委曲以處亂世者如是先生卷舒存亡之理籌之素熟而明哲保身處即號為智者不能如其慎密然其不免

于前所言者以其避之於幾微形跡之閒而不曾求之于性質作用之際也某自渡江來有人以先生行事言者一以為握官府事權一以為有府官求見值先生飯容吏人已趨報而先生乃謹避之及吏人再至座客猶在也其前之所云甚俚鄙無稽可笑而乃出于故交項甌東之口豈非不肖有司因先生絕之太甚疑先生言其短而造為之乎其後所云則往來于門下者所述雖某亦以為此先生之常也是豈非否臧太露而人情大

有所不堪者歟此和所以為應接之少過者也是二者和又妄意先生所稟過高性質意見之用多而虛以觀理物來順應之功少即此而往恐終為功名氣節套住而于聖人之道畢竟有差從來相傳法眼非先生任之而誰任乎雖然此大宰所謂求之形跡之粗者也幷蠹甕雞何以為見而遽談天說海秪露出本相覺得見識之每下耳反欲以迴先生之駕而動先生之聽某之罪其又何可逃歟

與湯海若 闕名

今天下方蒙蒙爾亦役役爾足下抱俊才高調安之乎僕為足下謀明洞八埏吾守其黑氣壓三軍吾居其柔辨若懸河吾用其默人知我則出所得相磨相勵而不尸其能不知我則擴此之奇涵彼之庸而立于無何有之鄉足下與虞葑丈方讀易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竊謂持之而不使傾捧之而不使墜任其踐蹈而不為動斯之謂載積之甚深養之甚固收衆流而不拒納

羣䊷而不辭測之莫得其涯窺之不見其底斯之謂厚

釋氏亦有言曰身為牀座徧三千夫牀座豈易為哉居

最下之位而勞者待以安走者待以息牛羊踐之不加

怒尊貴履之不加喜此善載物者也吾儕能爾爾乎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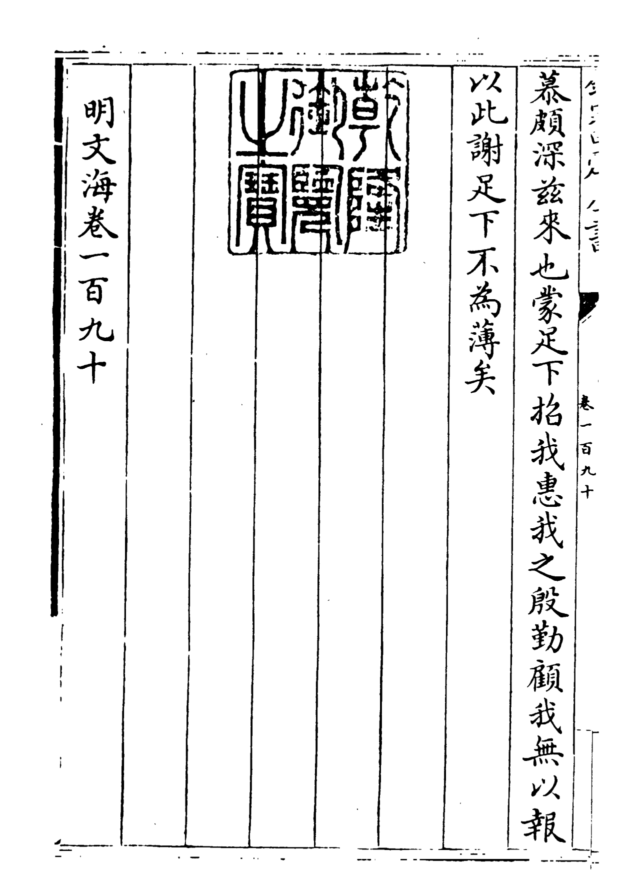
骨肉至親稍稍蹴踏輒有憤心已則終日跳梁而怪人

動色不惟不能載物而且為物所載不惟為物所載而

且咎物之不善載我斯亦過矣此衆人通病而高材能

文章者尤易犯以其恃氣而畀視一世也僕與足下相

慕頗深兹來也蒙足下招我恵我之殷勤顧我無以報以此謝足下不為薄矣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一至一百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錢萬卷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一

餘姚黄宗羲編

書四十五

忠告

復董潯翁老師 許孚遠

伏承惠教纍纍數千言老師之神思可謂太勞而留念弟子亦太厚矣吾師以頹暮之齡受非常之侮不肖孚遠辱在門牆素蒙知遇而不為攘臂號呼其間者非人

情也師何以憐之深而與之過耶第世間萬事總是無常升沉進退得失去來如晦明寒暑之相尋無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見此明審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苟為處盈而中虧昃必有所不免聖賢于此亦以為常然而順之寵辱不能驚哀樂不能入是其所以異于恒人者也人或謂吾師高年履此蹇厄又數十載拮据創造之艱所為貽厥孫謀者若不忍親見其損缺嗟乎百年之前吾身且不知所自來百年之後吾身且不知其

所從去而何有于身外之一物其亦何全何缺何少何多耶川竭而谷盈丘夷而淵實我之所失人之所得未為不可而况以富貴豢養之子孫投之艱難困苦之景象使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又所謂生于憂患禍兮福所伏者也師之高明洞然于此豈得絲毫芥蔕如恒情所云耶洪水滔天此振古災變而大禹惟行所無事卒收平成之功秦漢之間宇内鼎沸而張子房從容佐沛公定帝業又旋從赤松子遊委功名于何有古之

聖賢豪傑施為作用類如此師豈難取法之耶弟子非敢為是迂濶之談實以老師今日全在自處有道完其天和以躋上壽其諸訟事紛紛一聽令孫處置與有司斷決可矣惟尊慈亮察幸甚

別徐存齋 張居正

居正惶恐頓首再拜上書師相閣下居正即日南發遠隔門牆末一奉音徽竊念正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之金張左右之榮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厠在下弟子深

蒙鑒奬雖仲舉知深于徐孺中郎倒屣于仲宣未爲過也知已之恩每懐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朝叅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效杞梁一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災生蒲柳之質一旦溘先朝露則終已無以報知奬之恩死有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效于萬一惟相公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

望三十餘年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無瑣瑣姻婭之私外無交關請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謀默運固非謭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已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歿近歐陽公人倫冠冕鄉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

凋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慍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者況今榮進之路險于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羣外欲渾跡將以俟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藹藹頹頷而竊歎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

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有古匹夫可高論于天子之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豢人主之爵禄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顧相公高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于爵禄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私之心上信乎主下孚于衆則身重于泰山言信于著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為漢相脱粟布

被良史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
内外用竭習尚侈靡貧者裋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
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厮養厭粱肉此損
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
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
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藥石猶生我
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
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

言而諾諾較德則擬于皐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逸受其靣謾此髙允所以深疾閔湛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顧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闢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頃士氣頹靡廉耻道喪苞苴顯于贄雉倖孔多于亡羊乞温逐臭相煽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獘至此夫爵禄賞鑒所以磨世也廉耻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禄賞鑒不足以激上才

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祿賞鑒常歸之廉恥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已行士氣已振然後相公鎮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為者若夫格天之業致主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夫翳薈之翔無以論九蒼之高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仰裨高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賤干非其分

不知者以為預結于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效于涓埃即剖肝裂膚亦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為謟遠而不言為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縈積鄙懐臨發潸然詞不宣心仰惟相公清閟之燕垂察狂狷之言幸甚幸甚

明文海卷一百九十一